五日谈

7是孤独的数字。他深刻地理解着这一点。

21世纪中叶，崛起运动之后，主流的研究方向集中到了宇宙移民的方向。一句口号鼓励着整个人类社会进一步的搜刮着地球所剩无几的资源，致使本来已经不堪重负的生态系统濒临崩溃，但人类似乎已经做好了抛弃这个星球的准备，打算利用地球的最后一部分资源完成通向宇宙的踏板。或许人类文明本该走上这样一条路，从而避免意识上传之后沉溺与虚幻世界娱乐至死。但是，北美种的卡寨病毒就在此时横空出世，在一个月之内将全球73%的胎儿转变成了畸胎瘤。为了避免第五教会的欲肉派扩大瘟疫的传播，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围剿，同时我们也发现了所谓的PlagueInc组织，一个引发了包括这场瘟疫在内的无数历史上的瘟疫的反社会组织，一个瘟疫公司。

而此时，我们离谬悖保险所显现的巨大危机已经只有二十余年，所以我们也以此为契机在即将跨入22世纪的时候启动了所谓的"孤儿院计划"，内容是培养以卵生为基础的新品种人类。

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试验品正常孵化了10个，男女比例恰好是1：1。这倒正式我们所期待的，因为按照当代的社会学观点，即使没有前辈的指引，在性别比例恰当的前提下能够形成完整的社会分工。结果也确实如此，除了7号。

7号非常特别，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于知识异乎寻常的渴望，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与同龄人交流的似乎存在障碍，所以在一次生物课上，我借着生物课的授课内容向他指出了他的情况："人是群居生物，同伴就像是氧气一样，可以防止我们遭受窒息的痛苦。"而当时还年仅七岁他说出了令我毕生难忘的一句话："或许我是厌氧生物，氧气才是让我遭受窒息之苦的东西吧。"

是的，他很特别，他追求自由，而且是纯粹的自由，绝对的自由。我们曾经试图向他解释自由的相对性，绝对自由会干扰他人的自由等等，但是他却质问我们："人为什么没有决定是否考虑他人的自由？"

最终，他就这样长大了，其间10号与他的关系似乎十分亲密，但是7号忙于自己的研究没有做出回应。7号的研究方向是基于量子体系意识上传的自动化控制，而意识上传技术在崛起运动之后就受到误解与排挤，当时的基金会高层也是如此，所以他理所当然的没有在基金会申请到研究条件，随后他在全球各地奔走，理所当然的无人理解，人们讥讽他沉迷于梦幻乡，人们唾骂他想要毁灭人类。但只有我知道，他的想法是多么的具有价值。最终他决定前往磷谷碰碰运气，他所乘坐的巴士却遭受了恐怖分子的袭击。

五个月后，一场突如其来、前所未见的瘟疫席卷了全球，倾尽全人类之力都没能找出零号病人，人类在反应过来之前就被彻底击垮了，最终有97%的人类死亡，其中就包括部分O5成员，在孤儿院计划中声望最高的我自然也就得到机会舍弃了象徽之名，继承了O5-9之职。

而令我欣慰的是，7号最终还是回到了我的身边，并且向我讲述着他在这六个月中的生活。

仑质

起稿于2014-07-16

定稿于2016-10-28